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859

26 April 1989

CHINESE

第二八五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9年4月26日星期三, 上午10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别洛诺戈夫先生成员国: 阿尔及利亚

巴西

加拿大

中国

哥伦比亚

埃塞俄比亚

芬兰

法国

马来西亚

尼泊尔

塞内加尔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南斯拉夫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朱迪先生

阿林卡尔先生

福蒂埃先生

俞孟嘉先生

佩尼亚洛萨先生

塔德斯先生

特尔努德先生

布朗先生

哈斯米先生

拉纳先生

迪阿罗夫人

伯奇先生

奥肯先生

佩伊奇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 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 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 DC 2-750室)。

上午10点5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关于阿富汗的局势

1989年4月3日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561)。

主席 (以俄语发言)：根据在前几次会议上就这一项目所作的决定，我请阿富汗代表和巴基斯坦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安哥拉、孟加拉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科摩罗、刚果、古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印度、伊拉克、日本、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蒙古、尼加拉瓜、波兰、沙特阿拉伯、索马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越南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的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应主席邀请，罗尚·拉万先生 (阿富汗) 和沙赫·纳瓦兹先生 (巴基斯坦) 在安理会议席就座；迪亚肯加先生 (安哥拉)、毛希丁先生 (孟加拉国)、斯特雷泽夫先生 (保加利亚)、达先生 (布基纳法索)、穆明先生 (科摩罗)、阿杜基先生 (刚果)、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 (古巴)、查波拉斯基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阿什塔勒先生 (民主也门)、察赫曼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伊斯特加里约斯先生 (匈牙利)、喀来可汗先生 (印度)、苏迈达先生 (伊拉克)、加贺美先生 (日本)、基迪昆先生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拉贝塔菲卡先生 (马达加斯加)、杜格苏伦先生 (蒙古)、塞拉诺·卡尔德拉先生 (尼加拉瓜)、戈拉耶夫斯基先生 (波兰)、什哈比先生 (沙特阿拉伯)、奥斯曼先生 (索马里)、马斯里先生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克辛先生 (土耳其)、乌多文科先生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查古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阮德雄先生（越南）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谨通知理事会，我收到了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被邀请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这一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马克西莫夫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以俄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

第一位发言者是布基纳法索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达先生（布基纳法索）（以法语发言）：我代表布基纳法索代表团热烈祝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担任安理会主席。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安理会有你这样杰出的外交家主持工作。我们相信，你定能成功地指导安理会四月份的工作。

我也借此机会祝贺我们的姐妹塞内加尔大使阿卜萨·克洛德·迪阿罗夫人，她干练地主持了上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非常认真地听取各位代表在安理会上的发言。我国代表团认为，为了和平事业我们有责任提出某些问题。我们相信应该积极参加这场辩论，为这次意见交流作出自己微薄的贡献。

我们特别关心在阿富汗发生的悲剧，因为阿富汗与我国同属不结盟运动。当然，必须弄清楚在阿富汗所发生的事件是否纯属阿富汗人民的内部问题；应当提出现存政府是否依然得到阿富汗人民的信任？但问题的核心是否在其他方面？该国儿

女的和解才是问题的根本？难道最重要的不是停止提供军事物资？我国代表团认为，由于武库的存在使得内战和外来侵略继续进行并日益升级，以至发展到威胁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地步。这种武库的存在使得军火商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十多年来，由于苏联部队的存在，国际公众舆论对阿富汗局势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毫无疑问，过去的外国占领侵犯了该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为了反对外国的存在而组织了抵抗力量，他们受到国际声援的巨大支持。联合国自1979年以来所通过的多项决议就是证明。然而，这个英勇的人民的苦难并没有结束。

是美国的里根总统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主席这两位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政治家在两国之间的关系中表现出诚意和智慧，才使得缓和占上风，区域紧张局势渐减。

布基纳法索满怀希望地欢迎1988年4月14日签署作为最后解决阿富汗冲突基础的《日内瓦协定》。作为这些协定的一方和保障国，苏联履行诺言从阿富汗撤军，以此树立了榜样。今年初完成的撤军证实苏联的好意，是朝着和平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如果问题仅仅是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那么，枪炮声早就应当停止了，局势早就应当恢复正常了，因为已经没有苏联士兵继续留在该国了。外国军队撤出后，两个月已经过去了，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对话为紧张和日益严重的武装对抗所取代。

可以借用一位著名文学家的几句话来概括当地的局势：

“最令人惊讶的是，我至今没有放弃所有希望，因为希望似乎是荒谬和不可实现的。然而，我不顾一切仍然抱着一线希望……。我绝不可能在死亡，悲惨和混乱的基础上，建立一切。”

必须有和平才能集中精力战胜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敌人：贫困。和平也是一

个民族实行民主——根据自己的选择建立机构——的先决条件。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并不是谴责激烈争夺权力的这一派别或那一派别，就象它们并非阿富汗民族组成部分的时候。

国际社会是导致签署 1988 年 4 月协定的日内瓦会议的基石，国际社会的作用必须继续不懈地发挥下去。在这一方面，布基纳法索同联合国的所有其它会员国一样，必须支持和鼓励秘书长及其同事为争取适当执行《日内瓦协定》而作出的不懈努力。为此，有关各方必须按照惯例，毫无保留地表现出诚意遵守《协定》所有规定的良好的政治意愿，我们知道，《协定》为解决争端制定了适当的机制和程序。

布基纳法索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适当执行《日内瓦协定》：全靠军事的解决过去行不通，现在和将来也都行不通。我们认为，一项有效的解决办法除了联合国在当地采取的行动之外，还包括停止向各方提供任何武器。如果缺乏军火，这场战争也许会结束。显然，阿富汗人民——沉默的大多数人——是厌倦战争的。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感谢布基纳法索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阿尔及利亚代表团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主持本月份安全理事会工作。你所代表的伟大国家和阿尔及利亚之间有着紧密的友好与合作关系。我们也深信，你的丰富经验、能力和才智将使你能够履行特别艰巨的义务。

我也高兴地祝贺你的前任、塞内加尔的常驻代表迪阿罗夫人，我们感谢她在担任主席期间表现出来的出色的敏捷和非凡的效率，她给整个非洲带来了光荣。

我希望借此机会欢迎美国的皮克林大使。我们相信，他所具有的经验丰富的外交家的声誉将证明是对安全理事会工作的宝贵贡献。

阿富汗冲突是国际社会严重关注的危机之一。人们普遍认为，最终和平解决这场冲突将大大地有助于我们大家希望看到的国际局势的改善。实际上，同其它冲突

的谈判解决一样，正是谈判解决的前景使我们去年能够乐观地预见国际关系出现一个新时代，这特别是由于——不再重复一下是不公正的——秘书长的不懈努力。

令人遗憾的是，在提供了解决冲突及其有关问题的机制的《日内瓦协定》签署了一年后的今天，战争继续存在。我们不能假定在可预见的将来会实现和平解决。然而，对执行《协定》至为关键的另一个主要方面已经得到落实：撤出苏联部队。苏联部队在它同意的日期之前全部撤退。这是人们所预料的，国际社会热烈欢迎其撤退。虽然10年的战争惨痛地表明任何军事办法都是行不通的，但是在此两个月之后破坏性的血腥战斗仍在继续，国际社会继续对此表示关注。

阿富汗冲突威胁区域和平与安全，但是，冲突的持续也许会破坏目前正在进行的和平解决危机的进程，即国际社会呼吁和鼓励的特别是通过恢复对联合国的信心和支持联合国的进程。

认为任何一方都不能赢得军事胜利的看法依然是正确的。只能采取谈判的办法仍然是充分有效和及时的；各方必须毫不拖延地为实现这种解决而努力。为此，由于大会一致通过第43/20号决议而得到加强的《日内瓦协定》是确保在国别和国际方面解决冲突的适当构架。

对阿富汗冲突的唯一可能的立场就是赞成和平，阿尔及利亚希望看到采取这种立场，以促进多年来蒙受苦难的全体阿富汗兄弟人民的利益。谈判解决问题，包括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政府符合希望民族和解的阿富汗人民的愿望。应当使难民得以返回家园。应当确保一个主权和不结盟的阿富汗享有领土完整并且不受外国干预和干涉。阿富汗重建经济和寻求发展面临一项艰巨、漫长和代价沉重的任务。

国际社会必须以各种可能的手段鼓励这种解决，加快谈判和平的到来。在这一方面，联合国本身的作用必须得到支持，特别是通过加强各种方法和方式，使联合国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斡旋团能够履行自己的使命。特别是，秘书长在为达成全面政治解决进行努力时必须能够指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安理会目前的讨论必须体现出这种支持。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匈牙利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伊斯特尔格约斯先生（匈牙利）（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我特别高兴地看到你——一个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主持我们的审议。我们相信，你著名的外交能力和技巧将成功地主持安理会的事务。我还要祝贺你的前任、塞内加尔常驻代表阿卜萨·克洛德·迪亚罗大使阁下，因为她上个月出色地履行了她的职责。

当有关解决阿富汗局势的协定一年前即1988年4月14日签署时，整个世界松了一口气。人们希望，通过所有各方严格遵守这些协定的条款，阿富汗人民也将能够享有和平。

如果我们根据协定来回顾过去一年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有关解决阿富汗局势相互关系的协定》的第五段中的规定——即外国部队在规定的时间内撤出——已经完成了。虽然这是协定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我们都清楚，协定的所有其他条款中间有着一种细致的平衡，只有所有各方严格遵守这些条款，才能够恢复阿富汗境内及其周围的和平条件。

阿富汗共和国政府为遵守自己在这场交易中所作的承诺尽了一切努力。一再提出旨在民族和解的建议，并重新提出有关至少实现停火的建议，不幸的是，这些好心好意提出的建议却被拒绝了。

对阿富汗秘密和公开的干涉正在继续并得到加强。爆发更广泛敌对行动的可能性对该区域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危险。因此，安理会必须采取行动，制止这种不可取的局势。

维护阿富汗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不结盟性质是和平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因此，所有各方严格尊重和忠实地执行《日内瓦协定》是绝对必要的。

我们希望，安理会发出这种呼吁将缓和目前的危险局势，并为使阿富汗人民能够不受任何外国干预和干涉地和平生活创造条件。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感谢匈牙利代表对我国苏联和我个人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索马里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奥斯曼先生（索马里）（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四月份安理会主席。我们祝愿你圆满地履行职责，并相信安理会能够在你的主持下有效地开展工作。

同样，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塞内加尔阿卜萨·克洛德·迪亚罗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高度赞赏，赞赏她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上月份的审议工作。

由于这是我今年第一次在安理会上发言，我还要向安理会的新成员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祝贺，并祝愿他们成功地履行他们的重要职责。

安理会召开这一系列会议的时候，正是历史性的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定》签署一周年。达成这些协定之后，我们都曾希望该国能出现和平与稳定的气氛。确实，阿富汗在自己目前的历史关键时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和平。近十年来，生灵涂炭和苦难一直是国际社会严重关注的问题。由于几千阿富汗人逃离暴君和战争，范围广泛的人类悲剧造成了灾难性的难民局势。国际社会同样对这种严重局势对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的不稳定影响表示深切关注。

联合国一再处理了阿富汗局势的所有这些方面。联合国大会、不结盟运动成员伊斯兰会议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通过的无数项决议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

索马里一贯坚定地支持阿富汗人民争取自由、公正和人类尊严的合法事业。

我先前提到的《日内瓦协定》标志着联合国为消除阿富汗的紧张局势和冲突，恢复该国人民迫切需要的和平所作的不懈努力的成果。协定是紧张艰巨谈判的结果，为此应向有关各方和秘书长表示热烈祝贺。

我们认为，在缔结这些协定和苏联部队撤出之后，便成功地解决了阿富汗局势的外部问题。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目前阿富汗局势不涉及外来干预，也同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或其它任何国家之间的争端无关。实质上，这完全是内部局势，阿富汗人民正在这一历史性过程中寻求政治解决和建立反映阿富汗人民真正愿望，并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阿富汗人民为恢复自己的民族权利和人权而继续进行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内部事务，我们认为，它不属《联合国宪章》第34条和第35条第1款的管辖范围。我国代表团同意一些先前发言的代表团的看法，即安理会对一个从根本上说是“内部事务”的问题进行的这场辩论是毫无意义的。

自从《日内瓦协定》生效以来，我们曾多次听到阿富汗指责巴基斯坦违反上述协定条款。阿富汗代表团在安理会发言中再次做出上述指责。我们也听到巴基斯坦代表所作的断然否认上述指责的详细发言。还应指出，甚至已提请联合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特派斡旋团（联合国阿巴斡旋团）注意这些指责。然而，我们的理解是，这些指责没有一项被联合国阿巴斡旋团的调查结果所证实。

在指控中提到的任何地点均未发现任何训练营地，基地或弹药。事实上，这些地点大部分是男女老幼生活的难民营。联合国处理在巴基斯坦的难民的机构从未发现过巴基斯坦阻挠任何难民返回家园的证据。

阿富汗不幸冲突的继续是继续剥夺阿富汗人民自决权利的后果。在干预部队从阿富汗全部撤出之后，现在是阿富汗人民通过对话和民族和解进程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了。我们认为，只有建立为全体阿富汗人民所接受、具有广泛基础的政府，才能在阿富汗恢复和平与稳定。建立这样的政府——这是阿富汗人自己专有的特权——得到《日内瓦协定》和联合国大会1988年11月3日协商一致通过的第43/20号决议的承认；该决议特别授权秘书长促进建立这种具有广泛基础的政府。决议重申：

“……（阿富汗人民）在不受任何外来干涉、颠覆、胁迫或强制的情况下

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和选择自己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权利”。（大会第43/20号决议，第3序言段）。

国际社会在阿富汗历史的关键时刻有义务尽一切努力愈合阿富汗遭受的严重创伤。遭受近10年极大痛苦的阿富汗人民再经受不起更多的暴力，流血和破坏了。只有根据阿富汗民族的愿望实现全面政治解决和在该国建立充分代表阿富汗人民的具有广泛基础的政府，才能解决阿富汗局势。国际社会，特别是《日内瓦协定》签署国应努力实现这一首要目标，以便为使这一伟大国家的人民将自己的资源和精力用于重建家园、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感谢索马里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波兰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戈拉耶夫斯基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4月份安理会主席。看到同波兰具有共同价值观并同我国享有最富有成效的合作的邻国——苏联的代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感到很高兴。我确信，你杰出的经历、娴熟的专业技巧和人格是有助于安理会处理4月份议程上复杂事务的宝贵财富。

同时我要向你的前任塞内加尔的阿卜萨·迪阿罗大使表示赞赏，她干练地主持了3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到4月14日为止，关于阿富汗的《日内瓦协定》签署已整整一年。签署关于解决阿富汗局势的协定是一个重要发展，为和平解决旷日持久的阿富汗冲突开辟了前景。《日内瓦协定》包括了一系列均衡的承诺，考虑到了阿富汗人本身及与冲突有关的其他各方的利益。根据这些协定，所有的条款应以综合的方式得到实施。具体地说，根据《关于阿富汗局势解决办法的相互关系的协定》第七段及该协定的附件《谅解备忘录》，这一解决办法包括了具体的安排，以确保协定的所有条款得到忠实和完整的执行。

协定的世界性的影响立即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大会第43届会议主席在1988年11月3日的讲话中表达了这种普遍的情绪：

“它们确认和鼓励了一种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的令人鼓舞的倾向。在这方面，1988年4月14日的协定开始了一个积极的进程，这一进程现在包括了其它重大的区域性争端，极大地改变和改善了历来由不和与冲突占主导地位的总局势。”（A/43/V.45，英文第2—3页）

苏联已根据《日内瓦协定》所规定的时间表，将其部队从阿富汗撤出，这已为阿巴斡旋团在文件S/20465的第22段中所证实，从而完成了《日内瓦协定》的这一重要方面的执行。就这些协定所规定的其它义务而言，情况并非如此。正如阿巴斡旋团在我刚才提及的报告的第24段中所指出的：

“阿巴斡旋团在活动的开始阶段，在安排监督《日内瓦协定》第一项文书规定的干涉和不干涉义务的执行情况方面曾遇到一些困难”。（S/20465，第24段）

不幸的是，这一令人遗憾的状况仍在继续，事实上正在恶化，这导致阿富汗政府向安理会提出了某些协定签署国不履行关于干涉和不干涉义务的问题。

我们认为，根据安理会第622（1988）号决议，这一要求是完全合理的，安理会在该决议中确认同意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临时派遣军事官员以协助斡旋，并要求根据《日内瓦协定》向它报告进一步的事态发展。

使我们感到关切的是，阿富汗局势正在恶化，特别没有如大会第43/20号决议所要求的那样，在阿富汗人之间就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政府进行对话，同时外国仍在对阿富汗的事务进行干涉。我们感到关切，是由于这些因素有削弱《日内瓦协定》的危险，并有可能对世界其它地区的政治进程造成消极影响。

我们相信，只有通过严格遵守《日内瓦协定》，开始阿富汗人内部的对话，以

建立一个基础广泛，得到阿富汗各阶层人民支持和参加的政府，才能在阿富汗实现和平。

我们赞赏阿富汗共和国政府推行的民族和解政策及其为通过召开国际会议来确立阿富汗的永久中立与非军事化所作的努力。

目前令人不安的阿富汗局势要求充分利用《日内瓦协定》所规定的监督机制。在与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接壤的地区部署阿巴斡旋团具有实际的重要意义。这一措施可在缓和紧张局势和实施《日内瓦协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注意到，巴基斯坦已同意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界上设立三个观察所。

作为向阿巴斡旋团派遣军事观察员的国家，我们赞扬联合国秘书长为充分和综合地实施《日内瓦协定》所作的努力。我们也欢迎他在1989年4月14日的声明中所作的保证，即他将继续提供阿富汗人民所需的一切协助，以按照大会第43/20号决议发出的呼吁，尽早在阿富汗实现全面政治解决。

主席先生，我们支持贵国关于阿富汗敌对派别之间实现停火和同时停止向交战各方供应军火的提议。

鉴于最近几个月内出现的升级，应紧急采取有力措施，中止这一冲突。

关于就阿富汗的中立与非军事化召开国际会议的提议尤为重要。我们支持召开这一会议，这一会议圆满结束将有助于该地区的稳定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最后，我们希望，安理会意识到自己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所负的总责任，同时考虑到根据其第622(1988)号决议所负的具体责任，作出将《维护日内瓦协定》并有助于尽早在阿富汗实现全面政治解决的决定。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感谢波兰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沙特阿拉伯代表。我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什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本希望不必占用安理会的时间，对喀布尔政权代表团团长前天所作的发言做出答复。但是，他在该发言中提到了沙特阿拉伯王国以及沙特阿拉伯人民对为喀布尔政权所剥夺的阿富汗人民的权利所表示的同情，他毫不犹豫地大谈特谈他不太精通而阿富汗的穆斯林人民却十分了解的宗教问题。

我无需重申沙特阿拉伯人民与阿富汗人民之间的伊斯兰兄弟纽带是多么牢固。在阿富汗的所有阿富汗人都知道这一点，所有访问过沙特阿拉伯王国的阿富汗人均感受到和体验过这一点。

在这一联系上加上武器和弹药的成份是荒唐的。把这些感情解释为产生于慷慨、对正当支持的热爱和对阿富汗国家及其人民的稳定的关切之外的任何东西就更加荒唐。这就是我们对阿富汗和每个伊斯兰国家，以及对每个友好国家的态度。自从国父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建立王国以来，直到职责传到两个大清真寺的监护人法赫德·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身上，陛下使王国获得了大力发展的能力并在本地、区域和国际上毫不退缩地承诺走真正伊斯兰精神的道路，这是每个成员都知道的，只有不做任何好事的人才会否认。

我说这话时希望坐在我们中间的喀布尔政权的代表在阅读心怀鬼胎的人的想象力逐步加上自己观点的报纸文章和描述时会告诉我们是誰给阿富汗带来了过去九年中经历并正在继续经历的灾难。是谁带来了外国占领？一个得到外部支持的非正规军是否能够如他们所称的那样，不管多么强大，迫使我们所目睹的外国正规军的撤出？

众所周知，喀布尔政权正是把灾难带给阿富汗国家和人民的一方，世界目前正试图减轻这场灾难的影响——这一方把灾难带给一个在宁静与繁荣中和平生活的国家。象阿富汗人民这样的爱好自由民族在历史上从未接受喀布尔目前的统治阶层想要他们接受的东西。阿富汗人了解自己。任何政治理论家都改变不了阿富汗人民的

自豪感、尊严或昂扬斗志，以使他们失去独立。这一事实与喀布尔政权的所有代表前天在提到我们王国和其它国家时的发言背道而驰。

指控除了阿富汗的安全与独立之外从末也绝不会有任何目的其它国家和人民根本改变不了喀布尔今天的政权的实际地位。这就是应对该国所经历的巨大灾难负责的被告地位。

我在上周的发言中说，伊斯兰人民已经在最近的伊斯兰外长会议上宣布了自己的立场，这次会议取消了喀布尔政权可能残存的任何国际合法性。会议代表阿富汗人民为其一部分的伊斯兰民族承认了阿富汗临时政府。上述政权在那里和这里都没有任何合法地位。

至于伊斯兰，它对他们的指控来说是无辜的。沙特阿拉伯王国及其领导人很了解如何履行其伊斯兰职责——这是喀布尔政权在宗教和世界事务中所不懂的。

最后，我们真诚希望阿富汗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和平。

主席（以俄语发言）：下一位发言的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表示很高兴看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个与我国有着密切的友谊与合作关系的国家的代表主持安全理事会。你的个人技巧和经验，以及你对国际关系的广泛知识使我们相信，安理会本月的审议将取得圆满成功。

我国代表团必须向塞内加尔代表阿卜萨·克洛德·迪阿罗夫人上个月主持安全理事会的技巧表示赞赏和感谢。

主席先生，我也谨通过你感谢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允许我们就目前讨论的项目向安理会发言。

我国最仔细地关注了阿富汗问题的各个阶段，我们和世界其它国家一样对在秘书长的赞助下，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两个保证国于1988年4月14日签署日内瓦协议表示满意。《协定》使整个国际社会感到满意。我们曾希望，这些协议将意味着阿富汗兄弟人民的痛苦和困境的结束。我们继续希望，这些协议的文字和精神将得到贯彻，作为解决阿富汗问题的确切的保证。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保持着密切的友谊、合作与兄弟联系，真诚地希望它们的分歧能够按照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定和平解决。我们希望，阿富汗人民的中立与稳定将得到保障，自相残杀将会结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重申1988年11月3日通过的大会第43/20号决议的效力，该决议要求充分尊重《日内瓦协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赞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全面遵守《协定》条款并按照商定的时间表从阿富汗撤走所有部队的行动。我国支持阿富汗的独立、伊斯兰的特征、中立和不结盟地位。我们支持在《联合国宪章》基础上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阿富汗问题，即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武力解决这一问题。

现在该是阿富汗结束流血的时候了。现在该是阿富汗人在尊重《日内瓦协定》和《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基础上就国家前途达成协议的时候了。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感谢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马克西莫夫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让我祝贺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一崇高职位。我们相信在您干练、富有经验的领导下安理会将成功地解决面前的问题。

我们还要感谢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萨·克洛德·迪阿罗夫人阁下在担任三月份主席时干练地指导了安全理事会。

已有40多位发言者在辩论过程中就摆在安全理事会面前的项目发了言。仅这一点就证明联合国会员国对解决阿富汗问题的重大关切，并驳斥了一些代表的言论，这些代表试图使人们怀疑安全理事会讨论阿富汗共和国政府关于阿富汗领土完整、独立和民族主权受到威胁的呼吁的效用。

首先，我们不能忘记在阿富汗发生的军事行动是现有的规模最大的军事冲突。我们是在谈外来干涉对阿富汗主权和独立以及西南亚和平与稳定造成的威胁。

我们不能同意关于苏联部队从阿富汗撤走就消除了该问题的所有外交政策方面，以及目前阿富汗发生的情况纯属阿富汗人民内部事务的说法。这种说法故意歪曲情况，无视该国流血事件的根本原因，毫无疑问，那就是对阿富汗内部事务粗暴的外来干涉。

一年前，当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定》签署时，人们曾经希望这一紧张局势的危急温床能够被铲除，因为它不仅毒化了该区域的气氛，而且毒化了国际气氛。但关于政治解决进程的日内瓦协定缔结一年后，战争的火焰继续在阿富汗燃烧。只有当各方毫无例外地严格谨慎执行《日内瓦协定》的精神和文字时，该协议建立和平的巨大潜力才能被充分利用。

苏联和阿富汗共和国正坚定不移地履行自己承担的义务，而巴基斯坦却公然践踏《日内瓦协定》的条款。美国在其履行保证国义务方面的行动绝不是无可指责的。

平衡阿富汗人和卷入冲突其它各方的利益是《日内瓦协定》的基础。各方只有严格履行自己承担的义务才能保证实现《协定》的目标。阿富汗局势之所以继续成为人们震惊和关心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协定》仍未得到全面执行。

苏联和阿富汗同意苏联部队撤退是因为它们相信，按照《日内瓦协定》，主要来自巴基斯坦的对阿富汗事务的外来干涉将全部停止，因此不再需要苏联的军事存在，以抵制这种干涉。

现在，苏联部队已从阿富汗撤退，但显然流血的原因过去是，现在继续是对阿富汗内部事务的不断干涉，这种干涉自苏联部队撤出后已急剧增加。

阿富汗共和国外交事务部长瓦基尔先生的信、以及他在4月11日和24日在安全理事会上的发言和一些其他国家的发言都摆出了许多关于对阿富汗事务干涉范围的事实。安全理事会面前的文件S/20585载有大量巴基斯坦侵略和干涉阿富汗共和国内部事务的事实。该文件例举了反对派武装力量的162个军事训练中心地点。但根据日内瓦协定，当苏联军队离开其军事基地后，反对派设在巴基斯坦的军事训练中心和供应基地就应当拆除。

反对派总部、营地、战士和恐怖主义分子训练中心以及补给站继续在巴基斯坦领土内活动。不仅仅是流入，而是公开把武器、弹药和武装部队从巴基斯坦输入阿富汗。此外，巴基斯坦部队在军事活动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为阿富汗反对派撑腰。在贾拉拉巴德地区可以看到巴基斯坦的格外活跃的直接军事存在，阿富汗反对派把占领这一地区与建立其“过渡时期政府”的长远计划联系起来，这一政府并不能代表所有反对派力量，更不要说代表大多数阿富汗人民了。

巴基斯坦代表和他的某些保护人企图否认足以证明他们干涉阿富汗内政的事实。但事实是固执的东西，不会因为花言巧语就消失。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象前几位发言者一样引用1989年4月23日《纽约时报》上亨利·卡姆的文章，其中写道，叛军正在开展的反对阿富汗政府的战争中的主要决定是由巴基斯坦同美国人一起在没有阿富汗人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该文指出，叛军是在伊斯兰堡政府的控制下。换句话说，巴基斯坦政府正在直接违反《日内瓦协定》，鼓励和指导叛军在阿富汗境内的军事活动。我要再次提出，《纽约时报》上的这篇文章出于一位备受尊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之手。

在阿富汗局势继续引起人们严重不安的情况下，联合国肩负着防止阿富汗境内的军事行动发展成一场充满着难以预见的后果的长期性地区冲突的特殊责任。

我们认为，联合国必须根据在日内瓦签署的协定的规定，具体协助安排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双方代表之间的经常会晤。同时，我们希望认真重视和加强联合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特派斡旋团的效能，并为此目的在阿巴边界建立连续的监察站。阿巴斡旋团的行动受到巴基斯坦方面的实质限制。在阿巴斡旋团成立时，人们认为《日内瓦协定》会得到各方坚决执行。既然现在巴基斯坦公然践踏这些协定，我们有权质问，阿巴斡旋团按其目前的结构是否有能力完成它肩负的任务。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认为，阿巴斡旋团必须扩大和增加其活动。这方面，我们完全赞同本次辩论中关于需要增加阿巴斡旋团成员的意见。

一个重要的责任落在联合国秘书长的身上，《日内瓦协定》正是在他的主持下缔结的。因此，我们支持呼吁秘书长采取最紧迫和有效的措施，结束外国对阿富汗的干涉，进而充分履行《日内瓦协定》。

在这方面应当重申大会一致通过的第43/20号决议：

“呼吁所有有关各方严格遵守和切实执行日内瓦各项协定，充分信守其文字与精神”。（第3段）

大会还表示赞成在阿富汗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政府。

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重要步骤是阿富汗冲突各派之间实行停火，安全理事会上许多发言者都已提到了这一点。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支持召开一次有关阿富汗中立与非军事化问题国际会议的建议，我们同意人们在此提出的意见，即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第一步可以是召开一个专家或工作小组会议，就解决阿富汗问题交换意见。阿富汗各主要力量、阿富汗的近邻和《日内瓦协定》保证国的代表均可参加会议。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贯支持通过政治谈判实现阿富汗内部解决。我们坚决谴责巴基斯坦和与它挂钩的七派联盟旨在加剧阿富汗武装冲突的行动，我们要求这些行动立即停止。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措施，保证阿富汗的主权与独立不受外来侵犯。

事关阿富汗的独立和西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安全理事会不能袖手旁观。安理会必须帮助结束外来干涉与阿富汗的流血。人们在这里，在阿富汗、苏联和其他好些国家的发言中已经提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具体建议。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采取有效措施制止阿富汗的流血，结束对该国内部事务的干涉。这样，安理会就能为完成它的主要任务——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具体的贡献。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感谢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奥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美国原来不打算在这次辩论中作第二次发言。我们认为，这次辩论本来就是不必要的，而且又毫无必要地拖长了。我们看不出这次辩论如何促进了和平事业或阿富汗人民的自决；这两项目标息息相关，并在这里受到广泛的支持。

在慷慨激昂地谈论阿富汗悲剧性局势的时候，喀布尔非法政府的捍卫者一再忽视或掩饰一个中心要点。日内瓦协定没有授权外来和人为的支持挽救喀布尔政权。这是办不到的，因为该政权得不到阿富汗人民的支持。相反，日内瓦协定规定阿富汗人民自己决定他们自己的政治前途。

参加这次辩论的有谁否认阿富汗人民有着无可争议的自决权？我想没有。这是《联合国宪章》奉为神圣的权利。

阿富汗的悲剧在于阿富汗人民在九年漫长、残酷的外国军事占领下被剥夺了这项权利，他们的这项权利今天依然被一个政权剥夺，这一政权在大量不断的外国武装的支持下，不顾本国人民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凭借武力死死抱住权力不放。正如其他人在这里正确地指出，自从苏联占领以来五百多万阿富汗人逃出国外，说明了阿富汗人民对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那一政权的态度。阿富汗人民在没有自由、公正的选举中投票权利的情况下，用他们的脚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要求开会进行这次辩论的人的目的似乎是想使阿富汗人民相信，国际社会希望

他们承认纳吉布拉的领导。 想要阿富汗人民接受一个外国扶植起来的前秘密警察头子作为他们自由选举的领袖，这是荒唐的。 要求全世界给一个由外国炮制并完全是依靠外国而存在的政权披上合法的外衣，那是异想天开。 庞大的外国干涉力量都未能镇压阿富汗的自由精神。 喀布尔政权即使有外来帮助，想那样做也必然失败。 国际社会将继续要求让阿富汗人民有机会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它不应该也决不会支持一个被非法扶植起来的政权。

4月19日有人在这里所作的长篇大论的发言中暗示，好象外部力量对确保阿富汗人民的持续斗争和阿富汗抵抗是极为关键的。 没有人真的会相信在争取独立的九年斗争中流血牺牲的那些人会容忍来自另一个地方的外部控制。 九年的外国占领加强了阿富汗人民自己作出选择的决心。 我们都应当让他们有机会这样做。

美国同意许多发言者的看法，他们正确地指出阿富汗是外国侵略的受害者。 但是，我们应当把情况弄清楚。 巴基斯坦不是，从来都不是其侵略者。 正如巴基斯坦在安全理事会明确指出的那样，巴基斯坦一向支持，并且将继续支持《日内瓦协定》的条款和目标。 这些协定现已生效，它们正在发挥作用。 它们为瓦基尔先生的指控提供了一个清楚的答案。 虽然报上有许多报导，但却没有人出来核实这些指控的。 在另一方面，瓦基尔先生的无数的指控中没有哪一项得到联合国派出的调查组的核实，我知道，最近巴基斯坦已经同意扩大这些调查组的活动。

美国希望阿富汗实现和平，我知道巴基斯坦也有这种愿望。 在座的有谁真的相信巴基斯坦想要在其国内的难民营里无限期地为三百多万难民提供食物和照料？ 这些难民使巴基斯坦付出巨额的款项。 比一比阿富汗市民从邻国巴基斯坦那里得到的待遇和他们在其它人手里遭受的苦难。 巴基斯坦接收难民是一种各国应当赞赏和支持的人道主义和道义善举。

我们也听到了所谓巴基斯坦越过阿富汗边界的毫无根据的指控。 但是，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事实，看一下我们刚听到的这些确凿事实。 实际上，事实恰恰相反。

阿富汗人逃到巴基斯坦，他们到那里去，是因为他们知道巴基斯坦将给他们提供住所，免得受到喀布尔政权的轰炸和疯狂的军事行动。

在阿富汗实现和平与阿富汗人民行使权利选择自己的政府确实是我们都应当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急迫目标。广泛地辩论和讨论瓦基尔先生在这里提出的各种指责并没有推动这一进程或促进早日完成的前景。我们充分准备要支持旨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行动，但是坦率地说，我们看不出目前的辩论会以何种方式达到此目的。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现在能采取行动，着手更有建设性的任务。

主席（以俄语发言）：下一位发言的是巴基斯坦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4月11日星期二开始关于“阿富汗局势”这个议程项目的本次辩论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告诉安全理事会成员说举行这样一次辩论的要求是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的。提出这个要求所依据的情况纯属阿富汗的内部问题。喀布尔外交部长在4月3日的信中以及在4月11日在安全理事会发言中所指控的对区域或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根本就不存在。

实际上，阿富汗的事态发展是持续将近十年的冲突局势的继续。一个由外部军事干预所强加的毫无代表性的政权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同一个外部国家继续提供军事援助，支持和支援。

喀布尔的这个强加政权正处在困境之中。它下达的命令只行于几个城市之内。整个农村地区以及阿富汗的绝大多数人民都强烈反对这个政权，它对阿富汗人民在阿富汗历史上以空前的规模造成的伤亡和破坏负有责任。

即使是喀布尔政权的同伙也承认这种严酷悲剧的现实。在2月3日莫斯科电视台的一次采访报道中Farid Qayyumi先生说，十年来，除了饥饿、破坏、疾病和传染病之外，这个政权没有给阿富汗人民任何东西……抵抗是成功的，因为它没有给外国人，即苏联部队到他们国家的机会。

在《日内瓦协定》签署之后，已成为自己人民的敌人的这个政权被剥夺了扶植它上台的外国军队的保护。尽管这个政权继续得到其保护者的军事装备和支持，但它还是面临不光彩结束其苟延残喘机会的前景。

随着这日子一天天迫近，该政权害怕被自由的力量所推翻——自由的力量就在门前，要结束其恐怖统治及对外国主子的顺从，这个政权正在做垂死挣扎，企图拖延其不可避免的末日的到来。

在这种情况下，求助安全理事会就是这样一种企图。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这次会议的请求纯属宣传性质，这体现在进行这个辩论的时间正好是《日内瓦协定》签署一周年，也体现在喀布尔代表4月11日在安全理事会那篇内容荒诞的发言。是迪斯雷利还是马克·吐温说过：“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字”。喀布尔的发言中当然有愚弄人的足够的统计数字。可是，发言中的数字同现实根本无关。

鉴于本次辩论的发展，我认为有必要弄清楚这次辩论的背景，应当简要地谈一下阿富汗问题的起源及其对该国目前局势的影响。

从1979年12月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到1988年4月14日签署《日内瓦协定》，这中间几乎十年的时间内，苏联部队进入阿富汗开始了对阿富汗近代史上空前的侵略、占领和苦难的篇章。

苏联部队的进入在喀布尔扶植了卡尔迈勒先生，这样也就展开阿富汗人民日益抵抗的篇章，人民的抵抗在1986年迫使喀布尔改变政权。卡尔迈勒先生被赶下台，从掌权者再度变为流放者。取代他的是喀布尔政权秘密警察的头目纳吉布拉先生。人们还记得，纳吉布拉先生、卡尔迈勒先生以及喀布尔政权现任外交部长同属苏联部队进入阿富汗时带回喀布尔的六个圈内人。

在纳吉布拉先生被扶植上台的时候，苏联部队在阿富汗的数量已从5万人增加到15万人。从阿富汗的真正传统来看，外国存在越多、越逼人，抵抗就越普遍，越明显。这些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部队的经历变成了一场恶梦。

只是到了戈尔巴乔夫先生掌握权力之后，苏联才承认这是个大错误，并采取措施来医治“淌血的创伤”。正是这种对现实的承认加快了在联合国主持下和平解决阿富汗问题的谈判进程，并促成了《日内瓦协定》的签署。

到那时候，已经有一百多万阿富汗人丧生，还有五百多万人被赶出这个国家到巴基斯坦和伊朗寻求避难，该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基础设施已经遭受破坏。

征服受到挫折，和外国部队最终撤出的过程在阿富汗社会中造成了严重的分裂，使得实现民族和解变成一项艰巨和费时的任务。

谁会忘记普利查吉的恐怖？在这个黑狱里有无数的阿富汗公民丧生，其中包括诸如已故的杰出的前总理兼外交部长Etemadi 和另一位总理Musa Shafiq 这样的出色的领导人。谁会忘记尊敬的穆加迪迪一家人被暗杀，他们的作为国宝的图书馆被烧毁？

自从苏联部队2月15日撤出阿富汗以来才不过2个月。当然，谁也不会指望外国部队近十年的干预和占领造成的流离失所、破坏、苦难和仇恨等遗留问题会一夜之间消失，或那段时间孕育的对抗会眨眼间由民族和解和一个基础广泛的政府取代。

如果苏联撤出阿富汗就所有方面而言是完全彻底的，那么民族和解的进程本来会顺利得多。目前的喀布尔政权——外国军事干预创造的——继续接受无限的军事和其他必要的援助；这种援助是它的生命线。正是这种援助延长它朝不保夕的生命，使被围困的城市里外的人民蒙受痛苦。

安理会各位成员知道，阿富汗抵抗力量已经成立了一个代表着所有方面——除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之外——的临时政府。实际上，也为可以接受的喀布尔代表保留了席位。该临时政府已获得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接纳，并得到四个成员国的承认。

抵抗力量不仅没有被外国军事干预消灭，而且还成为阿富汗人民的真正呼声。

它的权力不是来自外国援助，而是来自阿富汗民族怀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道义力量的深广泉源。

安理会目前的辩论非同寻常，因为那些发言支持苏联代表的人——而且包括他本人——如此热衷于指责巴基斯坦所谓违反协定，以致于忽视了阿富汗继续进行的冲突中两个最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必须为阿富汗的悲剧和由于苏联卷入冲突继续进行负完全责任的正是苏联及其在喀布尔制造了连续几届卑躬屈膝的政权。第二个因素是阿富汗抵抗运动的大小和力量；随着每一次占领部队的进入，抵抗力量变得更为强大，现在已成为一支巨大的战斗力量。它占领了农村，并正在敲响城市的每一个大门；在莫斯科通过空中桥梁运过来的大量武装供给的帮助下，喀布尔政权正在死命守住这些城市。

巴基斯坦与喀布尔政权面临的局势毫无关系；喀布尔政权决不是阿富汗的合法政府。巴基斯坦没有威胁喀布尔政权。巴基斯坦没有寻求对阿富汗的内政进行任何干预或干涉。由于地理和历史的紧迫要求，阿富汗解放战争对巴基斯坦具有不可避免的影响。我们压倒一切的利益在于让阿富汗人自己不受外来干涉或干预，达成政治解决，使我们土地上的数百万难民能够返回家园。

巴基斯坦决不会破坏自己在阿富汗人民里的信用。这种信用主要因素是我们的历史、宗教和文化联系；出于这一切，我们自然同情抵抗力量，并根据这一切，我们的国土成了数百万被外国军事干预赶出家园的阿富汗家庭的庇护所。

如果巴基斯坦对恢复阿富汗人民自决权的原则支持被喀布尔政权看成是一种威胁，那么这仅仅证明了该政权的性质。

安理会和秘书长充分了解阿富汗的局势，并建立了体现为联合国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斡旋团的机制，以使秘书长不断了解那儿的发展。根据斡旋团的责权范围，如果有需要调查的违反《日内瓦协定》的行为，巴基斯坦忠实地利用了该机制。它从未想过要绕过斡旋团，在不必要的时候引用安理会。

喀布尔方面发出的指控受到了斡旋团的彻底调查，发现是毫无根据的。没有一点具有实质内容加以证明。正如我们在4月11日的发言中指出的那样，没有任何严肃的证据来证明对巴基斯坦违反《日内瓦协定》的指控。我们当时声明，巴基斯坦是真正受害的一方，侵犯巴基斯坦领空和领土证明了喀布尔方面对《日内瓦协定》的违反。喀布尔的飞机在巴基斯坦领土上被击落，它们的苏联和阿富汗驾驶员被捕获。与此同时，由于该政权与阿富汗人民之间的血腥冲突，重新出现了阿富汗难民潮，使已经在巴基斯坦国土上的三百多万阿富汗难民的数目又有增加。

在4月17日的辩论中，一位代表说，《日内瓦协定》没有导致理想的结果。确实是这样。《日内瓦协定》仅仅处理了阿富汗问题的外部方面——即外国部队撤出，难民返回，一致同意不干涉和不干预、国际保障。《日内瓦协定》根本没有处理阿富汗人民唯一关注的问题——阿富汗内政。

有些代表在喀布尔代表提示下，争辩说要立即停火。巴基斯坦不是阿富汗内部冲突的一方，因此不能就完全属于阿富汗人民职权范围的事情发言。

古巴杰出的代表谈到了必须充分利用联合国的道义力量来确保阿富汗的和平，维护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国家都没有象巴基斯坦这样强烈和坚持提倡采取这种行动。巴基斯坦依然完全相信联合国有能力为恢复阿富汗人民的独立和主权作出重大贡献；该人民为恢复自己任何人也剥夺不了的自决权进行了十年的英勇的自由斗争。联合国的道义力量正是应该致力于实现这一崇高目标。

主席先生，你作为苏联常驻代表在4月19日星期四的发言中对我们的指控令我们十分惊奇。你的发言支持和补充了喀布尔4月11日在安理会的发言中对我们的指控。我们已经在安理会4月11日的发言中对这些指控作了答复，并再次表示坚决拒绝接受。

苏联的发言明显地企图使苏联摆脱它为对阿富汗人民带来的巨大悲剧所承担的责任，并寻找新的替罪羊。阿富汗的悲剧正是在国际社会注视之下展开的，如果以为国际社会会受这种企图所欺骗，那么未免太天真了。

苏联现在企图采取道德立场的高姿态但通往该高姿态的道路被一百多万阿富汗烈士和被破坏夷平的村镇内房屋住宅的废墟堵住了。

任何诡辩和“新思想”都掩盖不了这样一个真相：苏联扶植野蛮的喀布尔政权的政策造成了死亡、伤残、流离失所和整个人口近三分之二外逃。它造成了三分之二阿富汗村庄的彻底或部分毁灭，粉碎了阿富汗整个农村基本设施。它使得阿富汗农村变成一大片地雷区，并将在今后几十年内炸死、炸伤阿富汗男男女女儿童。

从阿富汗撤军后，苏联现在又坚持说，阿富汗人民必须继续接受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喀布尔杀人政权。它公开威胁说，它将继续向该政权提供它所需要的任何军事援助，包括“阿富汗内从未见过的武器”，以使它不顾阿富汗人民的意愿继续生存下去。

苏联不但没有根据阿富汗人民的权利和愿望，根据以压倒多数通过的联合国大会决议，利用它毫无疑问的影响力来促成解决，反而坚持提出阿富汗舆论任何部分都无法接受的条件，把它当作和平的代价。对我国和对圣战者进行的任何巧妙的宣传活动都无法向国际社会掩盖真相。

让我们将这些问题提交世界舆论裁决：谁应对阿富汗的继续流血负责？谁在阻挠着恢复阿富汗人民的自决权利？《日内瓦协定》根据阿富汗人民的愿望，为早日全面和平解决铺平道路，是谁在违反《协定》的文字与精神？

是那些将大量现代化武器交给令人深恶痛绝的政权——这个政权已杀害一百万自己的人民并准备继续把阿富汗当作屠宰场，以便依附一个大国——的人们呢，还是那些要求立即把通过外部军事干涉强行建立的令人深恶痛绝的喀布尔非法政权的权利和平移交给一个得到阿富汗人民接受并具有广泛基础的政府的人们呢？

苏联官员自己曾有机会同塔伊夫、德黑兰和伊斯兰堡的阿富汗圣战者代表交谈。他们在任何地方均未找到有人愿意谈论，更不要说加入与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联合安排了。秘书长的代表同阿富汗各方进行了类似的磋商，并向苏联报告了其磋商结果。然而，苏联无视阿富汗人民对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所持态度的基本政治现实，继续坚持阿富汗人民只有接受遭到反对并不具代表性的喀布尔政权，才能享有任何和平。

这不过是要以军事手段解决阿富汗问题。巴基斯坦反对这种解决办法并从一开始便要求在联合国主持下政治解决问题。正是苏联企图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但未成功；十分不幸的是，它继续通过傀儡来推行其军事政策。

实际上，在苏军正式撤出之后，苏联的军事干涉仍在继续。现在的形式是向得不到阿富汗人民支持的政权公开提供大量军援。

阿富汗人民在苏联政策的“新思维”中看到，苏联自其撤出之后将恐怖武器飞毛腿导弹加紧运入阿富汗。这些导弹丝毫不影响圣战者，但肯定会给平民人口带来恐慌。把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交给不负责任、岌岌可危的政权——该政权已向我国发射了一枚这种导弹——是不折不扣地公然违反《日内瓦协定》。此外，苏联几乎是通过传送带在向喀布尔政权提供集束炸弹和其他先进毁灭性武器。苏联为喀布尔建立的军事护卫队和军用空中桥梁等于是它公然无视《日内瓦协定》，继续对阿富汗进行军事干涉。

因此，巴基斯坦政府正式要求秘书长在海拉坦和图尔贡迪城镇，以及在喀布尔、巴格拉姆、欣达德和坎大哈机场增建联合国阿巴斡旋团哨位，以便监督苏联遵守其《日内瓦协定》义务的情况。

关于巴基斯坦军队和情报人员参加阿富汗境内继续进行的战斗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如果象喀布尔声称的那样，喀布尔周围的圣战者有四分之一是加以伪装的巴基斯坦人，巴基斯坦向阿富汗境内纵深90公里处提供大炮援助，那么，该政权现在应该能够拿出一些证据。它所能做的不过是在喀布尔举行一次闹剧性的记者招待会。在场的几位持中立立场的外国记者中没有一个人找到证明喀布尔幻想的证据。作为可作依据的唯一报告的联合国阿巴斡旋团的报告没有证实上述任何胡乱说法。

关于巴基斯坦不诚实地忽视其义务的说法本身就不够诚实，因为这种说法是为了转移人们对阻碍和平解决的真正的障碍的注意。正是苏联对喀布尔政权的军事援助阻碍着早日向得到广泛接受的临时政府和平移交权力。

贾拉拉巴德的战斗表明，喀布尔的部队准备将平民人口作为抵御圣战者的非自愿屏障。严格执行的宵禁将贾拉拉巴德居民限制在他们家中，并阻止他们离开该城。向政权部队提供援助的直升飞机现在在城市中心降落，因为圣战者恐怕伤害平民而不愿向它们开火。

在民主国家内自然可以发表各种意见。每一位政治领导人完全可以自由发表其观点，并且无论恰当与否，他也可以自由地向任何人谈论自己的观点。瓦利·卡恩先生就是这样做的。然而，事实却是，巴基斯坦大部分人民不同意他的观点。以他的观点来证明巴基斯坦人民意见不一致或不支持政府对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政策的说法是歪曲事实，企图欺骗国际社会。

说巴基斯坦想要在阿富汗强行建立邦联的指责既是无边无际也是十分荒唐的。这种指责曾几次被否认，最近在2月15日，一位官方发言人指出，古拉姆·伊萨克·卡恩总统从未发表过建议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建立邦联的声明。人们也许要问，在过去8年里，苏联将400个协议和条约强加在阿富汗头上，它居心何在？

至于停止军援，记录表明，曾经向苏联提出过这种要求，但遭到拒绝。现在，在向喀布尔提供了够使用几年的援助之后，苏联突然回到建议上来。出现的问题是：苏联是真的想要停止战斗，还是想要向其喀布尔走狗提供重要的军事优势？

关于召开阿富汗中立和非军事化问题国际会议的建议与促进全面解决的问题毫不相干。这应在实现全面解决之后，由具有代表性的合法政府在自己愿意的情况下考虑。

同样，只有在所有有关各方同意的基础上，才能考虑以停火为前提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目前不是这种情况。

联合国已经介入促进解决阿富汗问题。秘书长的代表已在了解阿富汗各方意见，应由秘书长根据他的调查结果来决定可行的途径。坚持要求秘书长采取不为阿富汗人民所接受的行动将会破坏秘书长的威信和权威，而无助于解决问题。

联合国阿巴斡旋团关于执行《日内瓦协定》的报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巴基斯坦阻挠其工作的说法。赫米耐恩将军的发言被歪曲为是对巴基斯坦的批评。有关联合国阿巴斡旋团没有根据已同意的程序调查任何违反事件的说法是错误的，没有得到报告的证实。根据联合国阿巴斡旋团的说法，喀布尔抱怨中的大部分内容均无法核实。事实是，巴基斯坦在其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提供了超出《日内瓦协定》安排范围的设施，以便同联合国阿巴斡旋团进行合作。

与喀布尔代表的说法相反，巴基斯坦参加了审议联合国阿巴斡旋团报告的会议。实际上已经举行了3次这种会议，第4次会议定于4月27日举行。

我们还对秘书长关于除在白沙瓦和奎达以外在贾马恩、帕拉奇纳和托尔哈姆增设联合国阿巴斡旋团观察员哨位的要求做出了积极反应。

巴基斯坦不对阿富汗的继续战斗负责，那里的一小撮意识形态狂热分子在不断来自苏联的供应的援助下，在支撑着即将被抵抗浪潮冲垮、必然灭亡的城市。必定获得胜利的抵抗运动不是《日内瓦协定》的缔约方，因此不受《协定》中任何条款的结束。我要提醒安全理事会，尽管我们诚恳地建议应允许该运动参加谈判，但苏联把抵抗运动挡在日内瓦门外。

人们对喀布尔代表于4月24日在安理会作的第二次发言的论调并不陌生。这一发言重复了对巴基斯坦的一些毫无根据的指控，使这些指控增添了新的歪曲。我想没必要再次谈论这些只不过是老调重弹的指控。

阿富汗目前的斗争及该国各城市周围的战斗是在苏军撤走后内部出现的事态发展。除了这些发展严重影响到其自己的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及对巴基斯坦境内的阿富汗难民造成了深刻影响外，巴基斯坦根本没有涉入这些事态发展。事实上，在贾拉拉巴德周围发生战斗之后，新的难民涌入了巴基斯坦，边界两边的大部落为这一战事而焦躁不安，因为卷入其中的是他们的骨肉同胞。

我们坚决否认关于巴基斯坦以任何方式违反了日内瓦协定这一毫无根据的指控。关于巴基斯坦军队参与了贾拉拉巴德周围的战斗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经不起仔细的核查。这一指控穷凶极恶，站不住脚，清楚地表明了喀布尔的声明和其它类似

声明中对巴基斯坦的一系列不负责任的指控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在本质上纯属宣传，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

如果喀布尔的代表认真阅读报纸，他本应知道，就在他发言之前，4月24日的《纽约时报》已登出了巴基斯坦政府对亨利·卡姆4月16日的报道中提及，于4月23日的《纽约时报》登出的那些指控的否认。巴基斯坦政府发言人发表的否认内容如下：

“外交部发言人注意到1989年4月23日的《纽约时报》上登出的亨利·卡姆的报道，该报道声称在一次于伊斯兰堡举行、没有阿富汗人在场，由巴基斯坦高级文职和军事官员参加的会议上，做出了决定，由阿富汗游击队发动对贾拉拉巴德的进攻。

“该发言人表示，该报道不确。他表示，游击队的斗争完全是在当地进行，此类决定只能由阿富汗人自己做出。他解释说，阿富汗游击队在过去九年中曾为自己的自由与独立成功地反抗一个超级大国，在反对非法的傀儡政权的斗争中当然无须任何帮助或建议。

“该发言人坚决否认各政府机构在阿富汗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他表示，在世界各国中，受阿富汗动乱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继续接待三百多万阿富汗难民的巴基斯坦。尽早实现和平与全面的解决将使这些难民得以返回家园，在这一目标上不可能存在任何意见分歧。

“该发言人认为，关于阿富汗临时政府的领导人在有关阿富汗的决定方面并未受到信任的说法是恶意中伤。巴基斯坦政府并未对阿富汗人可做或不可做什么做出过决定。这完全是他们的权利和责任。然而，巴基斯坦一贯并将继续支持所有旨在和平全面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努力。为此目标，巴基斯坦将鼓励阿富汗临时政府并与之合作。”

同样，阿富汗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也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他们并不知道在3月5日举行过什么会议，在他们未参加的情况下做出了所谓攻打贾拉拉巴德的决定，并对巴基斯坦能够发号施令的看法加以斥责。

喀布尔代表在其发言中还以火箭攻击对巴基斯坦相威胁，表示如果对阿富汗进行的有计划有系统的射击战继续的话，就将这样做。任何人都不应应对喀布尔代表发言中使用的诸如“有计划、有系统和逐步实施的”（S/PV.285）英文第74页，射击战这样唤起联想的措词予以重视。我们已否认曾参与阿富汗境内的战斗，应当重申，巴基斯坦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阿富汗的内部斗争。事实上，该政权正以苏联的武器装备起来，同自己的人民决一死战。

巴基斯坦完全有能力给予任何可能的侵略者以适当的教训，任何人对此都不应抱有疑问。在这方面，我谨通知安理会，巴基斯坦总理在对有关战争可能扩大到巴基斯坦境内的问题做出答复时表示，巴基斯坦不想成为阿富汗冲突的一方。但是，如果喀布尔政权对巴基斯坦采取侵略行径，我们将做出相应的反应。

我国总理对苏联完全从阿富汗撤军表示欢迎，表示阿富汗冲突之所以继续，是由于苏联扶植的傀儡政权依旧死抱住政权不放。总理表示，阿富汗的游击队不准备同非法的喀布尔政权进行谈判。

总理说，巴基斯坦希望政治解决这一问题，不愿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任何人。

4月24日，喀布尔代表逐字引用4月23日《纽约时报》登出的亨利·卡姆的报道全文，占了该代表发言的十三页，浪费了安理会许多时间。

这是一种危险的游戏。为了自身的目的而对有倾向性的新闻报道加以有选择性的引用，这种游戏谁都可以玩。例如，昨天的《纽约时报》刊登了约翰·伯恩斯的一篇报道，其中说到，赫拉特地区数以万计的阿富汗人在2月份撤退的苏军进行的饱和轰炸和炮击中失去了自己的房屋，其中许多人丧生。他写道：

“同赫拉特二千三百年历史的早期时曾将其征服的成吉思汗和铁木尔一样，占领该城达九年的苏联军队将其广大地区夷为废墟。”（《纽约时报》，1989年4月24日，第A1页）

他将喀布尔政权说成是“同莫斯科绑在一起的政府”（同上），表示城市是该政府的最后据点，喀布尔政权在城市之外基本上没有任何控制。

约翰·伯恩斯的报道对达瓦扎一依——马沙德遭到的破坏进行了令人发指的描述：

“这是该城西郊一个向外延伸的地区，在游击队于1979年占领该区后，苏联军队将其摧毁。目光所及之处尽是残墙断壁和弯曲的房梁。一度曾是宽敞的房屋已变做废墟，上面长满了野草。沉寂之中只听见布谷鸟的叫声。在所剩几个仍未倒塌的屋顶上，政府军士兵手端机关枪戒备着。

“同坎大哈东郊的情景类似，这一破坏象征着马克思主义集团1978年的政变，由此激起的穆斯林起义和苏联军事干预所造成的苦难。在赫拉特，即便是政府官员们也并非真心实意地将这一破坏归咎于游击队，在苏联空军于1986年2月进行了最后轰炸之后，游击队放弃了这一地区。”（同上，第A10页）

他引证一名含着眼泪向同伴述说的俄国人的话说，这一破坏主要是苏联的轰炸造成的，在轰炸之前，游击队曾于1982年进行的一次袭击中，在狭窄的街道上伏击了苏联的坦克。他也引证该名俄国人的话说：“我们所到之处的一切都化做灰烬了”。（同上）

在本次辩论的第一天，我们在安理会的发言及在今天的发言中，我都说过，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要求就阿富汗局势进行本次辩论。我要提醒安理会各成员，1980年1月，由于五万多外国军队进驻阿富汗而使得召开此类会议有绝对的必要时，苏联和喀布尔政权曾对召开安理会会议的必要性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大会所有会员国中近三分之一曾要求召开该次会议。

在那次于1980年1月5日召开的安理会第2185次会议上，苏联代表做了如下发言：

“苏联代表团最强烈地反对在安全理事会中审议所谓的阿富汗局势问题…把安全理事会卷进对阿富汗发生事件的审议的建议是完全没有根据和不能允许

的，因为这相当于联合国干涉只与该国人民和政府内部职权相关的问题。”(S/PV. 2185, 英文第4页)

在同一次会议上，喀布尔政权的代表在发言中说：

“我们到这里来记录下我们对召开安全理事会的抗议和不安……

“阿富汗最近的事态发展……不属于《宪章》第三十四条所包含的性质，不应提交安全理事会审议。

“允许进行这种审议就是接受把世界公众舆论从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真正威胁引开……

“因此我们认为，召开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是对阿富汗内政的公然干预，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款的条款。”(同上，第37页)

他最后说：

“我们将不允许以对世界和平与安全假想的威胁为借口把安全理事会用作宣传目的。”(同上，第48页)

现政权现在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与1980年1月的立场成180度的转变，表现出对内在自相矛盾后果的惊人的无动于衷。这一要求显然产生于该政权要把即将压垮它的内部问题国际化的愿望。

辩论在斋月开始的四天之后开始，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星期。实际上，我们的耐心已到了尽头，因为在这圣洁的月份中，辩论日复一日地被用来歪曲事实和阉割真理。如果必须把辩论强加给安全理事会的话，我们至少可以摆脱这种缓慢和使人难熬的步子。一天就应当足以解决问题。

我们希望，经过这场徒劳的辩论之后我们将得到一个教训，绝不能允许安全理事会被用来降低其地位和不利地影响其处理全世界和平与安全真正问题的能力。

实际上，自从4月11日安全理事会中的发言以来，辩论的徒劳性已很明显，并且在4月12日主席先生向我们建议，如果巴基斯坦同意的话，可以放弃辩论而

让主席发表一项声明。作为善意的姿态，我们作了肯定的答复。这一辩论除了提供沉缅于针对巴基斯坦的卑鄙宣传的进一步机会之外什么结果也未产生，其持续进行使我们感到吃惊，并且实际上排除了主席声明的选择。

最后我谨指出，尽管在目前情况下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不合时宜，我们应努力使讨论向积极方向转变。

由于过去十年中苏联的军事干涉阿富汗已经遭受了可悲的痛苦。目前的局面无法通过异想天开或提出谋求把注意力从实际问题引开的不现实的建议来解决。

实际问题就是尊重《联合国宪章》所载的自决原则，这是阿富汗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核心。国际社会必须承认喀布尔政权没有合法性，在抵抗运动领导人和所有对阿富汗友好的人们希望在喀布尔看到的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基础广泛的政府中没有地位的事实。

对巴基斯坦发动宣传攻势和象在本次辩论中那样捏造毫无根据的指责和虚假的控诉不会改善阿富汗的局势。自从阿富汗冲突开始以来，巴基斯坦就认为阿富汗问题没有军事解决方法，在十年毫无意义的流血和一事无成的外国军事干预之后，该国通向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道路是建立在客观与诚实认识和接受现实基础上的政治解决，强大的事实已经出现，是不能加以忽视而不受惩罚的。

只有当按照阿富汗民族的愿望实现全面的政治解决，一个真正代表阿富汗人民的基础广泛的政权在该国建立时，阿富汗局势才会解决。

主席（以俄语发言）：今天会议的发言者名单上还有人要发言，但鉴于时间已晚，我建议现在休会。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议程上项目的下次会议将于1989年4月26日，星期三，今天下午3点30分举行。

下午12点55分散会。